

大易集義

六



大易集義上經卷第四

蒙卦
艮上坎下

伊川先生曰蒙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為卦艮上坎下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少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為蒙及其進則為亨義易傳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濂溪先生曰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即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通書

伊川先生曰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六五為蒙之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謂二也二非蒙主五既順巽於二二乃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為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也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為君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己而後應之



則能用其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來求於我也
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已則告之再
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
雖剛中然居陰故宜有戒易傳

橫渠先生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來學者就道義
而學之往教者致其人而取教也童蒙求我匪我
求童蒙是也 教人當以次守得定不妄施初筮
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是剛中之德也並易說。又曰禮
聞取道義於人不聞取其人之身來之為言屬有
道義者謂之來來學者就道義而學之往教者致其

人而取教也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是也

新安朱氏曰艮亦三畫卦名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
其德為止其象為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
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
蒙之意也故其名為蒙身以下占辭也九二內卦之
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
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稚而蒙昧
謂五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其身在人筮者暗
則我當求人而身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
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養蒙

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於以正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
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
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溥溪先生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
焉曰一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則靜虛動直靜虛
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伊川先生曰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
未知所為故為昏蒙之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
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

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得

有時

也匪我求童蒙

童蒙求我志應也二以一无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

童蒙居上非是一求於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賢

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

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

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

有為也○又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

中之道告而開發之再三煩數也來筮之意煩數

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

徒為煩瀆故曰瀆蒙也求者告者皆煩瀆矣卦

辭曰利貞彖復伸其義以明不止為戒於二實養
蒙之道也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
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
於蒙學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為治蒙者也四
陰皆處蒙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險而止蒙夫於不當止而止是險也
如告子之不動心必以義為外是險而止也蒙險
在內是蒙昧之義蒙方始務求學而得之始是得
所止也若蹇則是險在外者也易說後○險而止蒙
蒙亨以亨行者時中也夫險而不止則入于坎入

于蹇不止則是安其危之類也以其知險而止也
故成蒙之義方以有求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
以蒙而求故能時中所以亨也○時一有中之義甚
大如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者蒙何嘗有亨以九二
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故蒙所以得亨也蒙无遽
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王
之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觀蒙
者時之所及則道之此是亨行時一有中也此時也
正所謂如時雨化之如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
則是教者之過當時而道之使不生其正則其教

者之功一有蒙以養正養其蒙使正者聖人之功

也並易說○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

也大率時措之宜者即中也時中非易得謂非時

中而行禮義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

如此如孔子喪出母子思不喪出母不可以子思

為非也又如制禮者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

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

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義理也

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全孝者須

是執禮蓋禮亦是自會通制之者然言不足以盡

三十八 五 伯

天下之事守禮亦未為失但大人見之則為非禮

非義不時中也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者以其看得前言往行熟則自能比物醜類亦能

見得時中語解○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

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正蒙

廣平游氏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抱一不離此

蒙以養正之謂也夫唯抱一不離故智雖滿天

地而不自慮能雖窮海內而不自為付百職於

眾賢而我無為焉其致功也吾不尸其事其成

功也吾不處其名此聖人之功也○筮者占以

決疑也占以決疑无不致誠故易以致誠以謀亦以筮言之非假布策也蒙之初筮者致一以有求比之原筮者再思以有擇若夫假以泰筮則不可以有原也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險在前往斯陷險矣見險而能止蹇之所以為智也險在下往斯出險矣險而止卦之所以為蒙也物生必蒙則生而未失赤子之心也有身之道焉以身之道行則時中矣中也者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也居蒙之時有剛明之材唯九二而已蒙所資以為明者也六五柔

川下不斥童蒙之能求我者也古者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伊尹非有求於湯也而湯實求之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蓋志不應則尊德樂義之心不至尊德樂義之心不至則雖有謀焉而就之猶不告也況可召之乎故又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初筮誠一也再三誠不一也誠不一而告足則上下皆瀆矣瀆滋蒙也筮謂占決也○蒙以養正聖功也者正以蒙養之則不失赤子之心矣作聖之功也

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蒙者物有所蔽而未發也是卦也
主發蒙而言故曰蒙亨以發為亨也發蒙教者
也蒙學者也教者之心所施於學者皆亨道也
君子之教者立所謂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
蒙童蒙求我有來學無往教也不憤不啓不悱
不發彼有來學之誠乃可授之以教志應也童
蒙之質德性未喪特未發耳由是而養之以正
不流于邪雖聖人之學不越于是故曰聖功也
利貞者貞則不失其性也

漢上朱氏曰止於外不可進也險在內不可止
也險而止莫知所適蒙也此以艮坎二卦言蒙
也蒙者屯之反屯者物之穉故蒙而未亨有屯
塞之義九二引而達之屯塞者亨矣屯九五
大者亨五反為二以亨道行也蒙有可亨之理
當其可亨之時而亨之使不失其中者時中也
學者禁於未發發而後禁則過時而弗勝故曰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此以九二言亨也艮為少
男童蒙也我者二自謂也二志下不動有剛中
之德以自守匪我求童蒙也二柔順與五相應
艮為手有求之象二求我我童蒙求我然後

以志應五志謂剛中也二為衆陰之主四陰皆求於二而志應者應五也震為草以手持草筮也筮占決也五動二應初筮告也初筮告者以剛中也二問而告與問一而告二皆非剛中矣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蒙塞極矣於是求達焉則一發而通通則不復塞矣此初筮所以告也六三六四不與二相應再三瀆瀆則不告也不待其欲達隨其屢問而告之決之不一不知所從則必燕譬發學藝其師訓瀆與黷同此以二三四爻言亨蒙之道也蒙自二至上卦頤頤養也九二一爻自發蒙者言之剛中也然而未正故戒之以利貞自蒙者言之純一之德未發童蒙養之至于成德躋位乎中正則聖功成矣蓋學未至于聖未足謂之成德故夫子十五志于學至于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蒙以養正作聖之功也虞翻曰二志應五變得正而蒙七此二五言利貞也在卦氣為正月卦太玄准之以童五峯胡氏曰太甲成王以幼冲未有所知而居君位童蒙也伊尹周公以剛陽之才任願託之重為發蒙之主者也夫伊周非有求於太甲成

王太甲成王非伊周則無以保其尊位守其宗廟社稷故匪我求童蒙乃童蒙求我也初筮告若伊尹於太甲方其居憂之時即放之桐宮密邇先王其訓是也若不決之於初待其聽政然後隨事之失而言其非則瀆蒙矣周公於成王自幼冲之中不順其意而行姑息之恩故左右侍御僕從即以正人爲之以檢束其行使幼而見正言聞正行亦不待其臨尊位然後因事一一以教之也是以太甲成王雖無過人之才而

三

六賢者以伊尹周公能養其正於蒙有

集九

九

葉明

作聖之功此蒙之所以亨也夫當天子蒙蔽未發之時當發蒙之任負天下之責苟不持正自信不疑則必有乘間投隙而起者矣故聖人又戒以利在於貞也惟貞然後足以弭茲邪窺伺之心厲忠賢進爲之志事功可就而禍不生矣新安朱氏曰蒙山下有險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蒙亨以亨行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

應世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瀆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為蹇却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嘗說八卦看這幾箇字形容最好看如險止健順麗入說動都包括得盡喚做卦之情卦中說剛中是長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

葉明

且為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為擊蒙六三說勿用取女者大率陰爻又不中不正合是那一般無主宰底女人盡夫不必解做剛夫此一卦緊要是九二一爻為主所以治蒙者只在兩箇陽爻而上九過剛故只在此九二為主而二與五應亦助得那五去治蒙大抵蒙卦除了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九二一爻為治蒙之主○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蒙昧之中已自不正他日何

由得會有聖功。○伊川說蒙亨，騁肆是指九三。一文說所以云剛中。○問蒙象辭言蒙亨以亨行時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何以見其當其可。先生曰：下文所謂三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夫能告而有節，即所謂以剛而中也。因問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指五柔暗而二剛明，五來求二，二不求我也。但占者若是九二之明，則爲人求我而亨；在人占者若是九五之暗，則爲我求人而亨。在我與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之占同利否。先生曰：某昨如此說，却僅勝近世人硬裝一件事說得來，窒礙費氣力，但亦恐是如此耳。因問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若作占者說則如何。先生曰：人來求我，我則當視其可否而告之。蓋視其來求我之發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之，再三瀆瀆則不告。我求人則當致其精一以叩之。蓋我以發蒙則當及初筮之誠，日發此一例，即所謂稽實而不可有再三瀆之也。待虛先生曰：然易中取象不如卦德上命字較

親切如蒙險而止復剛反動而順行此皆親切
如山下出泉地中有雷恐是後來又在那上面
添出所以易中取象處亦有難理會者 或問
蒙以養正聖功也蒙童之心純一而未發可與
爲善可與爲不善在所以發其蒙者何如耳此
養之以正則易進於德及其至處則聖人也
廣漢張氏曰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可謂
善矣若夫爲不善則是爲物誘而欲動非蒙之
可與爲不善也動則失其正矣

東萊呂氏曰說者多謂發蒙者不可自屈以待

余文

童蒙失身求我志與我相應然後可教苟急於
教人 存學者有志而強告之必不能入矣此
固是正聖意人或錯會此說亢然不復與學者
相接親者亦望風不敢進少徒寡與道卒不明
要須詳玩志應二字此无以感之彼安得而應
之應生於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區區先求學者
然就不求之中自有感發之理不然學者之志
何自而應乎 紀聞下同 初筮告以剛中也九二發蒙者
也九剛也二中也剛中九二之全体也當學者
初來請問之時其心誠一故徑以全体告之。

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再三瀆具蒙者瀆發蒙者今不曰瀆發蒙者而反曰瀆蒙何也蓋聖人教人不倦豈嘗厭蒙者之瀆我哉所以再三瀆而不告者蓋至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領解苟未領解吾置之而不告彼雖未達其胸中天理完然不動也若再三瀆告之則彼將入於擬議憶度反瀆亂其天理矣此所謂瀆蒙也

蒙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伊川先生曰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若釋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

行育德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

上合才三... 十一

... 天... 而... 不... 告... 蒙... 者... 今... 不... 曰... 瀆... 發... 蒙... 者... 而... 反... 曰... 瀆... 蒙... 何... 也... 蓋... 聖... 人... 教... 人... 不... 倦... 豈... 嘗... 厭... 蒙... 者... 之... 瀆... 我... 哉... 所... 以... 再... 三... 瀆... 而... 不... 告... 者... 蓋... 至... 理... 不... 容... 擬... 議... 一... 言... 之... 下... 便... 當... 領... 解... 苟... 未... 領... 解... 吾... 置... 之... 而... 不... 告... 彼... 雖... 未... 達... 其... 胸... 中... 天... 理... 完... 然... 不... 動... 也... 若... 再... 三... 瀆... 告... 之... 則... 彼... 將... 入... 於... 擬... 議... 憶... 度... 反... 瀆... 亂... 其... 天... 理... 矣... 此... 所... 謂... 瀆... 蒙... 也

出泉未有所之蒙也泉積盈科其進莫之能禦
故君子果其行必育其德德者行之源育德者
養源也果行則發其必至震爲行乾剛爲德坎
水上爲雲下爲雨在山下爲泉象其物宜也
新安朱氏曰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果行育德又是別說一个道理山下出泉却是
个流行底物事暫時被他礙住在這裏觀這意
思却是說自家當恁地做工夫卦中如此者多
或說育德有山之象果行有水之象先生曰亦
好

廣漢張氏曰番禺余端蒙請予名蒙齋至于再
三子未有以言也它日因有感於果行育德之
義乃爲之辭曰乾坤既畫八卦是生八卦相乘
万象以明下坎上艮其卦曰蒙其蒙伊何源泉
在中泉之始萌其行未達雖則未達而理孰遏
君子體之于以果行黽勉躬行動畏天命泉之
始萌其勢則止止乃自澄源源曷已君子躰之
于以育德篤敬不渝靜保天則誰養于中大
本攸立惟敏于外達道攸飭内外交修相頌
以成义而有常則能日新我銘蒙齋敢越斯

義惟言之難實以自厲凡百君子有觀於斯
毋忽乎近尚其懋之。○或問蒙山下出泉蒙
程先生曰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此意
最深水由地中行行其性也遇險而止而行
之惟則未始止也若積盈則行矣故曰盈科
而後進在人蒙昧之時而天命流通之理未
始止也若決果其行涵養其明德而至於盛
乃養蒙之聖功也又曰象之義只謂泉始出
而遇險未有所之如人蒙穉未有所適貴於
果行育德克而達之也育德之義尤當深躰

東萊呂氏曰易傳曰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
之象也惟其未有所之故導之爲江爲海无
所不可若已有所之則必難回矣紀聞君子
以果行育德果決其所行養育其明德二者
最難兼果決者多不能涵養涵養者多不能
果決殊不知二者本並行而不相悖果決中
自有涵養之理涵養中自有果決之理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
人以正法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陰闇居下下民之蒙也文言發

之道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
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王爲治設刑罰以齊其
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雖聖人
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爲政之始立法居
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
梏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无
由而入旣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畏威
以從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
其一无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爲
治則蒙雖畏而終不能發苟免而无耻治化不可

得而成也故以往則可吝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
其罪罰正其法也使之由之漸至於化也或疑發
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
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
中矣

並易說

橫渠先生曰以柔下賢居於坎陷然无私系用心
存公雖不能諭人於道以辨曲直正法可也善行
法者多說於任刑道非弘矣故以往吝故君子哀
矜而勿喜也

易說

廣平游氏曰蒙之初六發蒙而利用刑人何也

蓋民之迷則目无所見耳无所聞若以物蒙其首也今欲發其蒙而示之以好惡則彼且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誥令所不能加行義所不能率必欲以利誘之耶則爵无德而祿无功愈非所以勸也故當小懲而大戒罰一以警百然後蒙者畏刑之將至相與從上之所好而避其所惡故其蒙可得而發也雖然有發蒙之志則刑人而爲利矣苟惡其蒙而刑之不幾於不教而誅乎故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正法云者示之以好惡之謂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蒙无知也告之而弗喻引之而弗達非威之以刑莫之能從也故發蒙之初利用刑人蓋威之使從也用說桎梏縱之以往則吝矣桎梏者所以禁切之使无妄適也吝則不復自新矣昔成王以商之餘民封康叔則告以敬明乃罰爲先商之餘民頑民也蒙而无知者也故所先如此至康王畢公保釐東郊則世變風移矣故命之曰唯德唯義時乃大訓成王之誥康叔蓋利用刑人之意先王之施德刑非異也因時而已矣

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處蒙之初前遇陽明正性不流矣利用刑人有所斷也用說桎梏无所拘也不知自反而唯克以勝之術斯以往吝道也漢上朱氏曰初六之動發蒙也蒙蔽之民不善其始生死於桎梏而不悔初六發蒙利用此刑人非惡之也以正法也於其始也正法以示之蒙蔽者知戒終不陷於刑辟用說桎梏之道良手震足交於坎水桎梏之象坎為律法也初六動而正正法也允為刑殺允見坎毀說桎梏也治蒙之初威之以刑然後漸知善道過此以往則吝矣卦言童蒙爻言刑人刑所以輔教也程傳曰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五峯胡氏曰大舜之有天下也先誅四凶孔子之執魯政也先誅少正卯唐太宗之起義兵也先誅高德儒蓋時方蒙蔽未知好惡之所在惟先威之以刑則觀聽聳動而民知所從矣是說去其不知所從之桎梏也雖然刑加於惡之尤者然後足以正法新民之耳目而施教化也若用之不正以及眾人則不足以得民心民苟免

而無耻於治安之道爲可吝矣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捨則致羞吝矣戒占者當如是也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

卦辭有平易有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說桎梏粗說時如今人打人棒也須與他脫了枷方可一向枷他不得若一向枷他便是以往吝這只是說治蒙者當寬慢蓋法當如此或問蒙之初六利用刑人人之昏蒙不教而誅之可乎蓋人之

不善始發而絕之則易爲力待其已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曰童牛之牯元吉南軒張子曰此文且詳玩伊川之說

東萊呂氏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上九擊蒙師嚴然後道尊故始終皆以嚴。又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翦爪稍深則侵膚

己丑
課程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伊川先生曰包含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而與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時之任者也必廣

其含容哀矜昏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
其道廣其施博如是則吉也卦唯二陽爻上九剛
而過唯九二有剛中之德而應於五用於時而獨
明者也苟恃其明專於自任則其德不弘故雖婦
人之柔闇尚當納其所善則其明廣矣又以諸爻
皆陰故云婦堯舜之聖天下所莫及也尚曰清問
下民取人爲善也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猶
子能治其家也五既陰柔故發蒙之功皆在於二
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乃人子
克治其家也。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

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之
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
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並易說傳

橫渠先生曰九二以剛居中故能包蒙而吉。擇
婦而納之則吉。九二以下卦之中主卦德故曰
子克家以子任家必剛柔得中乃濟不可嚴厲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无忿疾于頑包蒙也苟以是心至
斯受之矣納婦也九二以剛中之才居發蒙之
任群蒙資之以爲明者也頑而疾之已甚則亂

順而拒之遷善者沮非所以治蒙也故包蒙納婦吉婦者順而從我者也臣之任國事與子之治其家其道一也舜之父頑母嚚象傲日以殺舜爲事舜則負罪引慝而已彼以愛兄之道來則誠信而喜之此舜之所以包蒙納婦而克家也使舜僞而爲之則誠信不孚誠信不孚則剛柔不接以是而處頑傲之間欲其不格姦難矣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以陽居二陰之中含德而不
用故曰包蒙婦從夫子從親者也以順爲正故
納婦吉幹蠱無違言必稱親子克家者也

上蔡謝氏曰易之蒙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
家蔽蒙不通者包之順從者納之而不拒子克
家之道也舜不藏怒不宿怨包蒙也以愛兄之
道來誠信而喜之納婦也

漢上朱氏曰六五柔也九二剛也五以柔接剛
爲二所包含章有美而効之君臣道之正也二
之吉也故曰包蒙吉二以剛接柔爲五所納良
男爲夫巽女爲婦婦有相成之道虛其中以納
之君道之正五之吉也故曰納婦吉二在內爲

家坎爲乾之子父有子而至於納婦子克荷其家者也九二以致其君虛中納之非其道廣其施博積誠以包蒙能若是乎譬之子克家者也二不能包則五不肯納剛柔不接家道廢矣故曰子克家剛柔接也二爲家何也曰二內也大夫之位大夫有家雜卦曰家人內也

五峯胡氏曰諸葛孔明執蜀政柄上有劉禪孱暗之君下有楊儀魏延昧於大體之屬北有敵欺天下竊命之魏東有不知天命稱尊之吳可謂蒙之世矣然孔明盡禮劉禪聽信無所嫌忤

圓趾儀延使各展其才力結好江東而不明其稱帝之罪志在北征亦必閉關息民然後用之其志大其量弘雖未能致其身而有安強之吉矣廣開言路秦非猶弊禱得是如玉珠孜孜盡下故事無不察筭無遺數納婦吉也豈有凶禍之及哉大臣事君猶子事父九二剛陽之才而六五柔順之君與之相應故雖居蒙世而有吉聖人舉而示人以近故去子克家也

新安朱氏曰九二以剛陽爲內卦之主統治群陰當發蒙之任也然所治旣廣物性不齊不可

一槩取必而父之德剛而不過為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為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為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剛柔接指二五之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為群蒙所歸得時之盛故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

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女之如此

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並易傳。不有躬无攸利

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

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語錄

橫渠先生曰金夫二也不有躬履非正則不能固

於一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陰柔而不中正不從正應而下從九二見金夫不有躬者也見金而悅從行不順矣婦人以順為正行不順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二雖納婦非順而從之也何利之有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三以陰居陽不正不中流於邪者也舍正應於上而近比於二行不順也金夫正也以不正而見乎正故不有躬无攸利若斯之女勿用取也

漢上朱氏曰六三蒙而不正之陰坎有伏離離目爲見上九不正下接六三成兌兌爲少女取女也艮少男夫也乾變爲金見金夫也坤爲貞兌折之爲躬三之上不有躬坤爲順三不正行不順无攸利故戒以勿用取女取女貴正女正則家人吉六三見利而悅不能自有其躬上九

談之以利於德爲不正於理爲不順取是女而欲正家是亦蒙矣

新安朱氏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矣金夫蓋以金賂已而挑之若魯秋胡之爲者。行不順也順當作慎蓋順慎古之通用荀子順墨作慎墨且行不謹於經意尤親切。問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曰下面是伊川解易

上句後貳句又是覆解此意在手以立己爲先
應事爲後而今人平日好論所以治國平天下
之道而自家身已全未曾理會得若能理會自
家身已雖與外事若茫然不相接然明德在這
裏了新民只見成推將去。金夫不必解做剛
夫詳見
彖

東萊呂氏曰蒙之六三爲教者設戒也教者必
擇質美者然後可受如三之陰柔偏闇正應在
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爲群陰所歸捨其正應
而從之是女之見利而動棄其正匹見人之多

金從之而不顧其身者也女而如此豈可復取
人而如此豈可復教故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豈非所以戒教者乎學者資質旣弱必須親近
賢者然後可以變弱爲強苟如四之柔弱乃與
二陽隔絕相遠是柔弱之人又與賢者相遠必
終困於昏蒙而可吝矣故曰困蒙之吝獨遠實
也豈非所以戒學者乎紀聞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
由自發其蒙困於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

也謂可少也。蒙之時剛陽為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於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於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於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實謂陽剛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陰資陽以為明六四之困蒙遠於陽故也陽實而陰虛實謂陽也不能親賢以致其蒙其困吝宜矣 荀說

漢上朱氏曰陽為實九二剛實發蒙之主二與五應三動而近二四獨遠之若動而應初則與二相近四懷居不動獨遠於二介於不正无以

發其蒙困不知學吝自取也二坎三動成兌澤无水困也故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陽為實何也曰陰消為虛陽息為實消實盈虛相為去來消則降息則外實則滿虛則耗外者貴也降者賤也滿者富也耗者貧也陰陽相循禍福更纏故又為貴賤貧富禍福之象太玄曰盛則入衰窮則更生有實有虛流止无常又曰息與消糺貴與賤交禍至而福避

五峯胡氏曰漢元初立蕭望之以師傅下行端揆之職為發蒙之主史高與望之同受顧命位

望之上爲親近大臣以陰柔庸劣之才輔暗懦之君而暱比於恭顯閹宦不中正之人踈遠望之不與同心輔政於先帝付託之意豈不負哉是亦自遠於剛陽篤實之賢故有困蒙之吝耳新安朱氏曰既遠於陽又無正應爲困於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免矣獨遠實協韻去聲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

三四五

論

卷一

鍾

未發而資於人也爲人君者苟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己也○捨己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於天下矣並易說

橫渠先生曰不愿不信蒙之失正者也故蒙正如

童吉與夫彖之義同

易說

龜山楊氏曰五居尊位而下求九二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挾賢也苟有求焉有所挾則皆在所不告自天子至於庶人君子所以俟之一也故唯童蒙乃吉夫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皆學然後臣之由斯道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居蒙之時在上居中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也

漢上朱氏曰艮少男童也五求於二成坤坤順也二往資五成巽巽順也順則易從巽則易入順則樂告之以善道巽則優柔以開導之以治蒙優於天下矣童蒙之吉也五君位成王求助之爻乎

五峯胡氏曰漢昭所以委政霍光者幼未明習國家事耳非天資愚蒙乃童蒙也以其童蒙而天性聰明故能上順先帝之志下任霍光之

賢而燕蓋之謀不成篡弑之禍不作故爲吉也新安朱氏曰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故其象爲童蒙而其占爲如是則吉也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伊川先生曰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爲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爲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爲剛暴乃爲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爲寇也○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不爲過暴下得擊去其

蒙禦寇之義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蒙暗犯寇禦之可也以剛明極顯而寇蒙暗則傷義而衆不率也

易說

厲平游氏曰蒙之上九擊蒙若齊之伐燕利其土地重器所謂為寇也若葛伯仇餉而湯往征之所謂禦寇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九蒙之極也以剛之才處之故至於擊蒙也然擊之以正其罪則禦寇也已甚而至於殘民則為寇也故戒之曰不利為寇利禦寇若有苗之昏迷而舜征之擊蒙而禦寇也

孟子謂齊可伐而齊王伐之誅其君而弔其民則是亦禦寇也而齊王遷其重器係累其子弟是乃為寇耳故諸侯將謀救之上下不順故也何利之有

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以陽居上群蒙之主上下順以從之可以擊蒙者也蒙而怙終不可教也故至于擊擊蒙之時明者勝而闇者不勝寇者在彼禦之者在我凡為寇者以闇寇明也彼蒙不發必來為寇不利為寇者彼闇而物莫之助也利禦寇者我明而上下順也

漢上朱氏曰爲寇者九二也擊蒙禦寇者上九也坎爲盜射師盜用師寇也艮爲手擊也爲寇者利於蒙闇昏亂之時蒙極而解則是非定蒙昧明故曰不利爲寇上九乘其蒙解之時自上之三擊之坎毀成兌民悅而從之上下之情順也孟子謂取之而燕民悅者坤爲順故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易傳曰若舜征三苗周公誅三監禦寇也蒙屯之反何也曰姤變者六復變者六遯變者十有二臨變者十有二否變者十有二泰變者十有二復相變聖人所以酬酢也陸震亦曰卦有反合爻有外降所以明天人之際見盛衰之理焉

五峯胡氏曰大舜之征苗文王之伐崇湯之放桀武王之伐紂皆以其昏蒙之極不得已故擊而去之耳若後世漢高之誅秦項漢宣之誅先零之類禦寇者也平城之兵馬邑之伏唐太宗之伐高麗爲寇者也禦寇者出於不得已故天人順之漢武爲寇於四夷而望天下之人皆如卜式之順己其可得乎

新安朱氏曰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爲擊蒙之

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爲之害惟擇
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爲得宜
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爲誨人也上下
順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不利爲寇寇只
是要去害它故戒之如此○問擊蒙不利爲寇
如本義只是就自身克治上說是如何先生曰
事之大小都然治身也恁地若治人做得太甚
亦反成爲寇占得此文凡事不可過當如伊
川作用兵說亦是然只做得一事用不如且
就淺處說去却事上有用若便說深了則
此事用作別事用不得

大易集義上經卷第四

大易集義上經卷第五

三 坎乾下

伊川先生曰需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爲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序卦取所須之大者耳乾健之性必進者也乃近次險之下險爲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易傳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需者須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爲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爲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无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旣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辯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健而不陷而能俟時故有孚於光亨也公需次皆言有孚必然之理也又如未濟飲酒

濡首亦言有孚義同此 易說

藍田呂氏曰需有所待而進也乾健欲進而險在前姑有所待終必濟也有所待者久則孚孚則光亨乾之用也利涉大川剛健乃濟也

漢上朱氏曰蘇氏解需光亨曰光者物之神也此關子明之說也或問神曰日月在上其明在地夫日月之形其大如盤盂光之所燭被乎萬物非神乎蓋神難言也故以光形容之君子動而有光廣大无所不及故易言未光大者皆狹且陋也 叢說

新安朱氏曰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正固無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問需卦大指先生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

涉大川

東萊呂氏曰需乾下坎上以乾之健阻於坎險之下故需待而後進也然惟乾然後有所需非乾則素无所有將何所需乎又需利涉大川准能需待所以審細瞻顧涉大川而无虞又曰易傳有孚則能光明而亨通己丑課程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伊川先生曰需之義須也以險在於前未可遽進

三四一

易卷之六

需

傳

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其義不至於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贊之云其義不困窮矣。五以剛實居中為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為有孚之義以乾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貞而吉也所以能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居天位指五以正中兼二言故云正中。既有孚而正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需道之至善也以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五以剛正中履尊位而不疚故有

孚光亨貞吉有孚剛中也光亨大亨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則光斯大矣不曰大亨者以其有險而剛不揜焉故曰光亨也夫剛健而上行乾道也險在前而不進有需之義焉故曰需湏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而動與時偕天行也故險雖在前而不能陷其義不困窮矣以剛健之中需而後動則往无不濟矣故利涉大川

易說

漢上朱氏曰需湏也剛健上行過險未動待時者也故曰需湏也險在前也坎險也陽陷於陰中陷也困者水在澤下也需自二而上有困反

三本

四

四

七

之象三陽剛而健能湏以進動而不屈不陷於險善用剛健者也故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此以兩躰言乎需也湏以進者需有孚而後進也孚者已也孚之者人也豈能遽孚之哉需自大壯变大壯四陽同德四與五孚未進之時雖未得天位其德固已剛健有孚特道未彰尔及其自四而進則位乎天位乃光亨也光坎離之象光亨者以貞吉也九五正中待物之湏而不匱者唯正中乎故曰貞吉需道至於光亨位乎天位爲湏之主万物需之貞吉也二者夫

子之待價也五者天下之望成湯也此以二月言需之才也坎為大川自四之五往也乾剛湏時而往何難不濟故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於卦氣為二月故太玄准之以庚侯

五峯胡氏曰文王雖有豐剛健之德既受命為人之主矣若遂欲進定天下則紂之才猶足以有為惡未貫盈人心未盡散時未可以定也文王逡巡不進退處於西伯而紂在上險在前也文王以服事殷其忠信于上下其誠動于殘賊故得行其號令於諸侯天下化之而紂不以

三十四

易五

五

唐

為嫌剛健而不陷豈有困窮哉有孚光亨貞吉此之謂也若文王中非有孚則不足以動商紂而至於以兵相加文王雖得天下是篡也非位乎天位中正之義矣惟文王位乎天位中正而不過故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夫以天道處之何事不濟故曰利涉大川

新安朱氏曰需湏也此以卦德釋卦名義需有孚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需主事孚主心需其意而外信實則光亨以位乎尊位而中正

故所爲如此利涉大川而能需則往必有功利
涉大川亦承上文有孚光亨貞吉。○福州韓某
云能安其分則爲需不能安其分則爲訟能通
其變則爲隨不能通其變則爲蠱此是說卦
對然只是此數卦對得好其它底又不然後世
策士之言只說出竒應變聖人不恁地合當需
時便需

東萊呂氏曰剛健者多陷溺蓋躁進而不待時
故也惟剛健而有所需則无陷溺之患矣。○又
曰天下有一等自好之士不肯輕出但併與已

三十一

易文五

文

唐

分工夫皆廢又非所謂吾斯之未能信君子雖
不輕出不妨做立事業工夫故謂乾剛而能需
何所不利

象曰雲至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伊川先生曰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
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爲須待之義
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蓄其才德而
未施於用也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爲雨之象懷
其道德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一作卷
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九五
需于酒食貞吉未濟亦有孚于飲酒以陰在前无
所施爲唯於飲食而已 易說

廣平游氏曰雲上於天則澤將下流天下之所
俟望也故有需之象飲食人之大欲存焉而人
非飲食不生則天下之所需莫急於飲食故需
飲食之象而位乎天位以應天下之求亦曰需于
酒食而已然幅員之衆焉得人人而飲食之哉
亦曰養賢以及萬民而已故君子飲食燕樂者
大亨以養聖賢使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焉耳

三十六

易文五

七

形

忠臣嘉賓盡其心則小民不失職而人人厭所
欲矣九五之所需孰大於此 易說

藍田呂氏曰雲上於天下必得澤飲食宴樂以
歡待下上之澤也

漢上朱氏曰雲上於天蓄膏澤而未降瀆也君
子蓄其才德未施於用亦瀆也飲食以養其氣
躰燕樂以養其心志居易俟命待時而動蓋需
有飲食之道膏澤所以養万物也坎爲水兌爲
口爲和說

新安朱氏曰雲上於天無所復爲待其陰陽之

和而自雨耳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
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也
。或問需二象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也然
屯言君子以經綸而需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曰
需是經意在他無所致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
物之始生象草木初出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
地面而出不無齟齬艱難故當為經綸其義所
以不同也。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無所為
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學道者亦猶是也

東萊呂氏曰君子以飲食宴樂易傳曰飲食以

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此二句極有意味蓋

君子於未遇之時涵養成就一旦有用則无施
不可以非口體之養而已也論說需大象雲上於

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雲上於天而未成兩猶
君子未施於用而需待之時也飲食宴樂涵
養此理而已與後世不得志而趨薛之託員冥
之逃者大異紀又曰易傳雲上於天有蒸潤之
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為飲食之道已丑
課程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

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伊川先生曰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爲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處於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於遠而无過也○處曠遠者不犯冒險難而行也陽之爲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待於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瀆而恬然若能終身焉乃能用常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乾道以上行爲常方需之時險在

三十一

易傳卷之五

需

前宜需而後進雖久於其所未爲失常也易說漢上朱氏曰三乾天際也四在內外之交曰郊五坎爲險難初九正應六四而險難在前當守正不動以需其應不先時而動不犯難而上行故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風雷相與不失其正天地可父之道曰恒謂五變四動而交乎下也九五虛中以需六四屈已以下之如是應時之需則上下相與可父而无咎陰之從陽地道之常也初九陽在下需六四之應而以巽行以上下言之未失常也九五剛健中正而曰犯難者非其

應而往无因而至前志未通也或問利用恒也
順以巽也乾道乃革也何取於卦也曰卦變也
所謂之某卦也需利用恒者需之恒也蒙六五
順以巽者蒙之觀也乾九四乾道乃革者乾之
小畜之中又有离兌故曰革是謂天下之至變
五峯胡氏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古之君
子如伊尹之耕于有莘傳說之築于傅岩呂望
之釣于渭濱皆待時于郊野曠遠之地不冒犯
世患而求進者也其耕也其築也其釣也用常
而已非有驚時異衆之行也故无咎

新安朱氏曰郊曠遠之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
初九陽剛又有能常於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
如是則无咎也

東萊呂氏曰初九九剛健之物不能无動需于
郊則去險尚遠也利用恒无咎非謂去險雖遠
而常行之事亦可為但能用其常以應天下之
變則无咎矣不謂之守常而謂之用常此言亦
可以意會○又曰易傳云雖不進而志動者不
能安其常也志動則身郊而心市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行在中也雖

小有言以吉終也

伊川先生曰坎為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為需于沙漸近於險難雖未至於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難之辭大小有殊小者至於有言言語之傷至小者也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柔守中寬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無大害終得其吉也衍寬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寬裕居中故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

龜山楊氏曰沙近水而不溺於水以其衍在其

三六四

天易入五

十一

中而不迫於險也其犯難淺矣小有言終吉

漢上朱氏曰五坎為水二三兌為澤水往矣而其剛留於澤者剛鹵也二在澤中剛而柔沙之象沙近於險者也五不應二故二需之九二得中剛而能柔待時而動其動必以正積誠既久二五相合坎化為坤險難易而為平行矣需于沙而不妄動則平行固在其中矣故曰需于沙衍在中也六四與五近而相得四見二不應而需之與已異趨小有言宜矣兌口為言也君子自守亦何傷哉夫子不進猶不免於有言矧餘

人乎二非終不進也動則正正則吉而允毀雖小有言終無凶也故終吉象言以吉終者二之五以吉行故有終勉之也

五峯胡氏曰孔子孟軻執其規矩準繩周行于諸侯見可而進需于沙者也近於世難矣然孔孟志在天下後世非私已也故不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或以微罪行或三宿而後出書道廣德引其心甚大雖小有患害厄於陳蔡圍於匡人景子謂之不敬尹士謂之于澤於孔子孟乎何傷故當時諸侯敬之重之萬世之下尊之仰之

以吉終者此之謂也

新安朱氏曰沙則近於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戒占者當如是也衍寬意以寬居中不急進也九二去險漸近雖无大害亦有小虞幸而以九剛陽而居二之柔雖有言語之傷亦能含垢忍辱而不較蓋寬裕居中善處患難者也其終吉也固宜

論說

又戴衍字序曰需之既濟曰需

于沙孔子象之曰衍在中也天下之至險莫如水與泥際而泥復與沙際繇沙望水其險浸已

遠矣履深淖而並驚瀾雖縱使疾驅且不敢
至於積平如砥万轡一馳獨能批方奔之足於
險未迫之時夫豈徒然哉是中非躁迫者所能
駐舒徐容與又在此而不前殆必博大廣衍綽
有餘地者也易象旣言行而繼以在中者將眎
所居以占所養欵在南曰橘在北曰枳失其所
在則名去之心不在廣莫之鄉而強以行自許
疇諾之哉貌示間暇嗜利逞欲比蹈大險如晉
之行蓋辱其名矣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
寇敬慎不敗也

伊川先生曰泥逼於水也旣進逼於險當致寇難
之至也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
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則致喪敗矣。三切逼上體之
險難故云災在外也災患難之通稱對青而言則
分也三之致寇由已進而逼之故云自我寇自己
致若能敬慎量宜而進則无喪敗也需之時須而
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進也直使
敬慎毋失其宜耳

龜山楊氏曰需而迫於險則致寇自我矣然乾

健之極非險之所能陷故敬慎則不敗需而後動能慎者也若夫行險以微倖雖有剛健之才能不敗者鮮矣

漢上朱氏曰坎水坤土水澤之際為泥九三剛健之極進逼於險已將陷需于泥也上六坎在外為災故曰需于泥災在外也九三守正可也動則上六乘之坎為盜盜有戎兵寇也寇雖險我動不正而迫之已甚則至故曰致寇至上乘三成坤為輿坎為車多背則敗也九三正而明能抑其剛健持之以敬慎而不動誰能敗哉敬者持其正也三四下有伏艮艮止也慎之象故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五峯胡氏曰范滂李膺名冠天下激濁揚清進必以其道需于泥者也然時方多僻災在外也其氣剛其志銳其行動無所顧慮露其鋒刃欲以力除姦邪姦邪畏忌則思所以中傷之矣黨人禁錮豈無自而然哉皆自致之也若敬慎如陳寔雖中常侍張讓父葬亦往弔焉敬慎之至也及黨人被誅而名士因寔得免者甚眾使范滂李膺敬慎如此豈有誅死之敗乎

新安朱氏曰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
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外謂外
卦敬慎不敗發明占外之意聖人示人之意切
矣。○問需九三象辭敬慎不敗本義以為發明
占外之意何也先生曰言象中本無此意所謂
占外意也。○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
而明吉凶若不是占筮如何說明言凶且如需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以其逼近坎險有致寇之
象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
也孔子雖說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變例推明

占筮之意需于泥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
然能敬慎則不敗又能堅忍以需待處之得其
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之德又無堅忍之志
則不能不敗需于泥致寇至此爻本不好而象
却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蓋卦爻雖不好而
占之者能敬謹畏防則亦不至敗蓋需者待也
需有可待之時故得以思患預防而不至於敗此
則聖人就占處發明誨人之理

四十六
卷七板

東萊呂氏曰九三近坎之陰故有災謂之在外
者九三居內卦之終逼近於坎之外也故曰災

在外也又曰災在外而我即之致寇非自彼也

苟敬慎則何敗之有

己丑 課程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柔之質處於險而下當三陽

之進傷於險難者也故云需于血既傷於險難則

不能安處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

順以從時不競於險難所以不至於凶也以柔居

陰非能競者也若陽居之則必凶矣蓋無中正之

德徒以剛競於險適足以致凶也○四以陰柔居

於險難之中不能固處故退出自穴蓋陰柔

一作柔弱

三三

考集文五

十六

方

不能與時競不能處則退是順從以聽於時所以

不至於凶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柔居陰不能禦強來則聽順而辟

其路

易說

龜山楊氏曰乾健上行非險之所能陷而四以陰

柔在前故需于血出自穴血陰傷也出自穴不

安其所也陰雖不安其所而能以聽則雖傷而

不至於凶矣六四以柔居陰能順以聽者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變坎為血九五大壯乾變故曰

血坎為隱伏兌為口穴也六四處險者也據坎

兌之際三陽自下而進故曰出自穴六四安其位以一陰礙之有險在前進退不可則陰陽必至於相傷小人安險不傷不已故曰需于血爲六四者不競而順以聽之則善故曰需于血順以聽也惟順以聽是以三陽出自穴而无違焉六四坤順也坎耳聽也

五峯胡氏曰漢桓旣誅梁冀拔黃瓊首居天位天下想望異政瓊奏誅州郡貪污者十餘人海內同然稱之是時官豎充朝正人處乎其間佞倖之所必中傷也需于血者也夫瓊之心

豈止於言州郡貪污而已哉肅清廷列乃其志也少湏暇之耳及嬖寵益橫瓊自度力不能制遂上疏極言稱疾不起不敢安其位出自穴者也瓊雖言之然一言不聽則不據其位而不去力言之而不止以與嬖寵爭也順聽時命委而去之雖其志壅遏不行傷於小人而无凶禍之及矣

新安朱氏曰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躰入乎險矣故爲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爲出自穴之象屯者

如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穴是陷處
喚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个坎陷也。一句柔
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
躰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
東萊呂氏曰六四以內卦觀之固厄於險而
不得進以外卦觀之又懼爲三陽所逼六四
居險之下而見逼於三陽其傷可知幸而六
四以陰柔之質出穴以避故需于血而已耳不
然則大有傷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三三六

易文五

十九

共

伊川先生曰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
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
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所需必遂可謂吉矣。○需
于酒食而貞且吉者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需而至於位天位則險難既平无
所事矣故需于酒食而已若既醉之詩是也然
需于酒食而不以正則是自溺於荒腆耳能无
凶乎故正乃吉。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五陽居至尊中正之位三陽上
進志同情悅需于酒食以交歡也交歡之事以

道相待非苟悅也

漢上朱氏曰需至于五陰已退聽難已獲濟位乎
天位應天下之須坎震爲酒充口在下酒食之
象酒食所以養人者也故曰需于酒食九五爲
需之主應之以中正而已天下之需於五者无
須不獲各足其量而止如飲酒者止於醉食者
止於飽需者無窮應者不動故貞吉貞吉者以
中而正也中則養之者不過過則應之有時而
窮故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坎震爲酒何也曰
震爲禾稼麥爲麴蘗東方穀也故東風至而酒湧
東萊呂氏曰九五需於酒食貞吉九五爻在坎陰
之中也常人之情馳至險之中必惶懼逼迫无所聊
賴五馳至險而從容舒緩飲食宴樂是知險難之
中自有安閑之地也此卦下躰阻於遠而需待是
見險而上猶在險之外人之所可能也九五爻入於險
中而不害其爲安閑人之所不可能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
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伊川先生曰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六居險
之終終則變矣在需之極久而得矣陰止於六乃

安其處故爲入于穴穴所安也安而既止後者必
至不速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下
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
促之而自來也上六既需得其安處羣剛之來苟
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
豈有侵陵之理故終吉也或疑以陰居三陽之上
得爲安乎曰三陽乾體志在上進六陰位非所止
之正故不爭奪之意敬之則吉也。不當位謂以
陰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陰爲所安象復盡其義明
陰宜在下而居上爲不當位也然能敬順以自處
則陽不能陵終得其吉雖不當位而未至於大失

也並易傳

也

也

也

橫渠先生曰上無所出故降入自穴恭以納之雖
處極上不至於失易說

龜山楊氏曰陰宜下而在上不當位也以柔順
居之而不爲險難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當需之
終處一卦之外遠於陽也與四異矣故入于穴
穴陰所安也三陽需而進不速之客也陽方上
行知敬而不爲險難其吉宜矣若夫需道之終
猶欲懷險以爲難亦君子之所不容也能无凶

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需者訟之。久三陽自外而入坎兌
爲宀故曰入于宀。客在外主人以辭速之曰吾
子入矣主人須矣九五需之主也三陽乾兌居
西北之位客也自外而入主人未應不速之客
也三人者三爻也故曰不速之客三人來敬者
持其正也上六九三當位而應九二初九不當
位而不應君子固有至於是邦无上下之交者
豈可以不速之客而不敬乎三陽同類也敬其
一不敬其二則需之者所失大矣爻辭言不速
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而象辭去其二止曰
不速之客來者爲上六也上六於二於初爲不
當位也當位而應則得一人不當位而兼應之
則得三人自不當位言之則失也自得三人言
之則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終吉者不失其正故
吉卦艸需也有所失人則天需之義矣卦四陽
君子二陰小人於六四戒之以順聽於上六戒
之以敬客君子得位則小人必得其所故爲小
人謀者如此

東萊呂氏曰上六六與三相應更不須避故入于宀

然應於一陽則三陽皆進不速之吝謂此三陽不速
之而自來也上六以陰柔之才處險之極又當三陽之
進惟至誠盡敬以待之而不與之較庶幾可以免悔
吝曰終吉者即象所謂未大失也

大易集義上經卷第五

八十五



吝曰終吉者即象所謂未大失也
然應於一陽則三陽皆進不速之吝謂此三陽不速
之而自來也上六以陰柔之才處險之極又當三陽之
進惟至誠盡敬以待之而不與之較庶幾可以免悔
吝曰終吉者即象所謂未大失也

